

王思聪为什么总操心娱乐圈？

微博上，粉丝数过百万的，一般就不会招猫逗狗随便骂人了，可万达董事王思聪坐拥千万粉丝，照样想吐口水就对着人脸喷出来。

明星无论男女，从来都没有人真做到“万箭穿心，习惯就好”。怎么可能习惯？不过说罢了。相反，随着腕儿越来越大、捧得越来越高，那就是一朵白莲花自洁的过程。王思聪讽刺“毯星”的言辞不算过分，明星眼里还是容不得这一点沙子。

本来范冰冰回嘴“你找你的爸，我干我的活，我们都算自强不息”时，还真的挺硬气。结果王思聪冷冷嘲了句，范冰冰为此怒发声明函，稀奇的是，揪住的是“部分媒体”扩散信息，将针对相关媒体“委托律师启动司法程序”。于是，就有一些网民冷冷地嘲讽道：为什么不告王思聪啊？也许是“部分媒体”比较好欺负吧。

这让我想起上戏某女生状告王思聪侵害名誉权的事。该女生对记者称王思聪曾数次约她未果，在她生日时“带了四个保镖”开包厢，给她唱“绝对有问题”的酒。不过她被采访时也不忘夸“王思聪他爸爸那么有文化那么有内涵”。

女星都不愿意得罪大佬，尤其是首富级，所以一定要强调大佬与大佬之子是有区别的。但指望大佬结结实实教育儿子，就好比指望《九品芝麻官》里水师提督常昆来对

儿子常威大义灭亲一样不现实。

这几年，王公子真是为娱乐圈操碎了心，比娱乐公众号还卖力全覆盖。但除了大S结婚那次涉及自家酒店所以有第一手爆料，王思聪对明星的扒皮作用并没有想象中，既不如“长春国贸”，也不如“巨春雷”，更不用说近期被汪峰揪住不放的“卓伟老师”了。他所说的那些破事儿，都是一般稍八卦些的网民都知晓的老梗；他所表现的态度，也是网络已经形成的主流共识。

王思聪对待女星的态度很有意思，总是与还在演艺圈边缘伸长脖子奋力钻的小嫩模打得火热，对已经折腾成名的女明星冷言冷语，这令他自称的“我不是那种有点钱就爱认识明星的小2B”显得特别可疑与可笑。归根结底，这仍是钱公子与女明星的那点子事。以前富二代私下结交女星，例如许晋亨、汪小菲，而现在王思聪通过网络掐遍女星们的脸。范冰冰的声明函被不少明星转发支持，像是一次对抗顽劣少爷的集体低级别抗议。抗议是否会升级，还需王公子日后努力。

其实，王思聪最广为人知的身份应该是“网红”：成名并活跃于网络，持续反复在社交平台彰显自己某个特点，努力联系一些大V形成互动。既然定义为“网红”，那么无论被赞还是被骂，出名就对了。

(指间沙)



张学友和王思聪(右) (图文无关)

助听器



郑钧《风马》

发行时间：5月18日

郑钧全新专辑第三首作品《风马》日前正式曝光。风马是藏语隆达的汉译。“隆”在藏语中是风的意思，“达”是马的意思。《风马》是一首关于爱和自由的颂歌，也是郑钧探索生命之旅的感悟。

有乐评人称，郑钧在这首歌中变得平和了，音乐说不上难听，但没有了感动和共鸣。

(婉宗)

小说连载

独静加

(16)

文/誉田哲也

小流氓之间的内部纠纷？

半夜两点，副署长也来到警署，一时间执勤的警员们全部都集中在了一楼的警务科。其中有交通科三人，加上生安科的我和石丸在内一共五人。还有警务科和警备科各两人，总共十三人。

我们熟识的地域科巡查长，此刻正双手拿着一个似乎很重的塑料袋从自动门进来。他来不及跟我们打招呼，只是向我们这边轻轻点头打了下招呼，就直奔楼梯一侧跑去。

石丸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“对了，刚才好像听到尾关股长说，买些冰块回来。”

“冰块，为什么呢？”

“为了冷却尸体啊，防止腐烂。”

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，因为快要到梅雨季节了，所以空气也相当的潮湿。但是，话说回来，从今天到明天也就几个小时，尸体这么快就腐烂吗？

过了一小会儿，尾关股长和之前的巡查长从停车场走了上来。

“现在情况怎么样？”听副署长这样一问，尾关不由得眉头紧锁。

在“腹部和胸部有三处大的刺伤。手上也有看似是在防御时所造成的伤口。目前死者身份已得到确认。”

在尾关的催促下，旁边的巡查长把资料板和塑料袋拿出来。袋中是死者的驾驶证，副署长对比着两者说：“加贺诚，二十三岁……”

“住址是凶案现场对面的公寓。因为死者手指上沾有有机油，所以应该可以认定是做体力活的。负责打听的同事中，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？”

“不，还没有……今晚应该是抓不到凶犯了，真是够麻烦的。”

发生杀人案，如不能立刻抓捕到犯人，通常警署本部都会要求支援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次也应该以本部的搜查一科为主导，成立特别搜查本部来调查此案。

但是，我认为副署长口中所谓的“麻烦”，应该是钱的问题。如果警署本部要申请支援，

就要设立搜查本部，那餐饮费、交通费、临时出行费就都要警署本部来承担了。

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，这个担忧最后却并没有发生。当晚我们并没有抓捕到犯人。

第二天上午十点半，我和石丸做完手头的工作，却没能回去。因为防范系统股长墨田警部补要求我们再留一会儿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石丸看着墨田警部补，他双眉向上吊起，他这不是在开玩笑，而是困惑时的怪癖。

“唉，就是昨晚的那个案件，听说，警署本部不出动搜查员了。”有一种预感在我脑中闪现，此刻，石丸在一旁默不作声，而我似乎也在等待着墨田警部补下面的话。

“……那么，就要在警署内部找一些目前手头上没有工作的人员来协助调查，署长一会儿就会发布这个指示。”

“那就让我们在发布指示之前回去吧。”

墨田用鼻子哼了一下。

“你也太不通人情了。帮个忙不行吗？”

“但是这和我们没有关系呀，而且我们也没学过搜查方面的知识，对吧……麻吉。”

是呀，我也点了点头。

“没事，这都无所谓。总之，要先凑下人数。”

“那本部这次不派人支援吗？”

墨田再次吊起双眉。“嗯……可能他们现在手头上忙不过来的工作，而且被害人也没什么来历，大概他们觉得查起来也没什么意思。”

“什么？搜查一科竟然根据被害人的来历的有趣与否来决定是否要调查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啦……反正这个叫加贺诚的家伙，只不过是暴走族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流氓，之前做过一些非法改造的工作，现在成了一名汽车工厂的修理工……所以，这次事件也许只是小流氓之间的内部纠纷而已。因此上面根本不当一回事，就不派人手了，干脆让下面的人去查算了。”

石丸也叹了一口气。

明日关注：难道是他？

纪实连载

雪域长歌

(24)

文/张小康

“白色包围圈”

这时的巴塘县已经成立了县政府和支前委员会，还有党的外围组织——“东藏民主青年同盟”。他们组织一大批知识青年和群众大力进行支前工作，使得昌都战役南集团的战前准备十分顺利。一五七团主力从康定出发，翻越数座海拔4500米左右的大山，到达巴塘后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。在群众支持下，渡江准备工作也进行得非常顺利。

10月7日，南集团部队全部进入渡江位置，一五七团一、二营于巴安（现巴塘）西北之宋瓦卡美暗渡金沙江，直取宁静，担任迂回于芒康县城以北以西地区的任务；一五七团三营正面从竹巴笼强渡金沙江成功，警卫连队从牛古渡渡江，向宁静县城前进。

10月11日，藏军第九代本格桑旺堆见败局已定，遂偕一营长到解放军师部联络和解，表示愿意率部起义。与此同时，格桑旺堆致电党中央、毛泽东主席。党中央、毛泽东主席复电予以表彰和慰勉。南集团随即派部队进击邦达、八宿方向，配合北路集团对昌都形成全面包围。

战役发起后5天，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及前指根据藏军与解放军一接触，稍事抵抗即行溃逃的情况，判断藏军不会固守昌都，有可能全线撤退，故命令各部迅速前进，务必完成迂回包围任务，务必切断藏军退路。

15日，一五七团一、二营分成两个梯队抢占澜沧江扎西大木桥。19日，进至左贡、田妥、邦达一带，切断了昌都守敌经邦达退向拉萨或南察察隅的退路。

这个时候，兵分三路的北路集团主力已经对昌都守敌形成了合围之势。较之于南集团部队，他们的行程更为深远，也更为艰难。而其中最为艰难的，是北

路集团最关键最重要的角色——担任右路千里大迂回的一五四团、青海骑兵支队、五十二师炮兵连。他们于10月6日、9日分别从青海玉树和邓柯出发，任务是取道囊谦，经知牙出类乌齐，尔后直插恩达，关上昌都之敌西逃拉萨的大门。

这一路部队由五十二师副政委阴法唐率领，行程最远，沿途地形最复杂，气候最多变，一路迂回作战可谓艰辛备尝。官兵们做梦也没想到，他们遇上的第一个敌人，不是操着枪炮的藏军，而是大自然带来的看不见、摸不着的“敌人”，叫“雪盲”：部队连续在茫茫雪地上行军和宿营，阳光下，一片银光闪闪，强烈的反射光刺激得大家直流眼泪，却没几个人知道，这是雪盲症正悄然来袭。

真是“白色包围圈”！还没跟敌人接触哩，就啥都看不明白了。

虽说部队出发前装备了风雪镜，但不能防紫外线，而镜片的质地崎岖的行军路上、拥挤的帐篷里又极易损坏、弄碎。离开青海玉树几天后，不少战士就直叫眼睛疼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有的连队几乎一半人都是这样。战士们只好把腿上的绑带解下来，彼此牵着走。干部们急得直发愁：这么多瞎子，遇上敌人怎么办？在军医的指导下，方知“雪盲症”造成的是暂时性失明，及时治疗，休息几天就会恢复。

部队从此开始注重预防雪盲症，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。那时，哪有防紫外线的太阳眼镜啊？官兵们想出各种办法：有的把包头发套拉下来遮住眼睛；有的撕下一块军衣布把双眼蒙上；还有的用蓝墨水把急救包里的纱布染成蓝色，罩在眼睛上——官兵们就是靠这些“土办法”，互相搀扶着，走出了漫无边际的“白色包围圈”。

明日关注：艰难行进在雪峰